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社会改造 原理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张师竹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1.54
32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社会政治学

原理

著者 矢野龍溪

一

1907

年

刊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社会改造 原理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张师竹
译

东
方
编
所
译
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改造原理/(英)罗素(Russell, B.)著;张师竹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ISBN 7-208-03764-7

I. 社... II. ①罗...②张... III. ①政治社会学-研究
②社会问题-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8322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社会改造原理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张师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插页5 字数112,0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208-03764-7/C·110

定价 10.00 元

罗素和他的《社会改造原理》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问题的研究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结合起来,而且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罗素晚年享有世界范围的名望,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作为一个道德的和社会的宣传家而取得的,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而赢得的。

罗素生于1872年5月18日,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曾两度担任首相。伯特兰·罗素3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被寄养在祖父母家,由此继承了祖母的道德热情。他从小就对科学研究发生兴趣,11岁时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18岁时进入剑桥大学,考取了怀特海主持的研究班,并结交了哲学家麦克泰戈、穆勒等。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获得了数学荣誉考试第七名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

1896年,罗素出版了他的71本著作和小册子中的第一本——《德国的社会民主》。四年后,又出版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说明》。这一年,罗素对数理哲学的研究发生了

决定性的转变，当时他认识了提出数理逻辑系统的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掌握和扩充皮亚诺的方法的基础上，罗素写了《数学基础》(1903年)一书。为表达新的逻辑系统，他又与怀特海合写了名著《数学原理》(三卷本，1910—1913年)。罗素从事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在数学上，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曾对20世纪的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

罗素在写作《数学原理》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他对政治的兴趣。在费边社的影响下，他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但不久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为自由贸易而斗争。继而他又发动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参战受到国内人士的热情支持，这使罗素非常愤怒，就专心于撰写反战文章。不久，他写作了《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之路》。由于罗素反对本国政府，为此他被送进监狱。在狱中，他开始着手写《数理哲学导论》和《心的分析》，后一部著作把他的经验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出狱后不久，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一年。回国后，他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1926年)、《物的分析》(1927年)、《哲学大纲》(1927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教徒》(1927年)、《怀疑论文集》(1928年)、《婚姻与道德》(1929年)、《快乐的取得》(1930年)。这些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这些著作虽然缺乏罗素的较富有学术气味的著作所具有的那种深刻

性,但表达了罗素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人道主义,鼓吹某种程度的性的自由。

由于生活所迫,罗素更加依赖以写作为生。他于1934年出版了《1814—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1935年出版了《论宗教与科学》,1936年出版了《什么道路走向和平?》。在1938年出版了《论权力》以后,他的注意力又转到哲学方面,出版了《意义和真理的探讨》、《西方哲学史》、《人的知识:它的范围和限制》、《我的哲学的发展》等哲学名著。两次大战结束后,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爆发,罗素撰写了《常识与核战争》、《人类有前途吗?》等书,表达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罗素于1970年2月2日去世,终年98岁。

《社会改造原理》是罗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和平而撰写的。他日益看出这场战争不涉及原则问题,最好的建议是能得到自由的制度,建立民主管理。为此他企图创立一种政治哲学,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秩序的模式。在此书中,罗素论述了“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的原理,强调国家、战争、宗教和婚姻应该体现创造性的解放,并认为创造性的解放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他就是运用这一原则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制度,即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创造性和最少的适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种制度。以此为蓝本,罗素又想象了一个世界国家。在这个世界国家中,通过经济结构方面和人生哲学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反对用武力解决争端。为此,这个世界国家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权力下放到各个独立的组织,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中

央政府。国家的责任是在保健、教育和科学研究上,目的是“给每个人以政治活动的范围,小到足以使他发挥他的兴趣与才能,并尽可能把国家的职能限制于在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和平”。罗素想以世界国家的模式来防止战争,为保障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应当指出,罗素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在争取人类和平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热忱,他的观察解决社会问题的独到方法以及他对社会问题某些环节的深刻剖析,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中译本曾于1959年由我社出版。这次根据1997年的版本作了一些校正。

编者

原 序

下面这些演讲稿，是在 1915 年写成而在 1916 年开头的时候用来演讲的。我曾希望把它们大部分加以重写，以减少它们对于主题不适当的地方；但是，其他似乎更迫切的工作插了进来，因此从容修订的机会，看起来显得很遥远了。

我的目的是要建议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信仰，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大多数的冲动可以分成两类，占有的和创造的，这是根据它们的目的来分的，看它们的目的是在于获得或保持一些不能分的东西，还是在于为世界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像知识或艺术或善意，在这些东西里面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制度对于男女们的性情，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应该牺牲占有性来促进创造性。国家、战争和财产是占有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体现；教育、婚姻和宗教应该体现创造的冲动，虽然它们在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创造性的解放应该成为政

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原则。就是这个信念引导我写成这些讲稿的。

1916年9月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F. R. S.

© Routledge, 1997

London, New York

目 录

原序	1
I 生长的原理	1
II 国家	25
III 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47
IV 财产	70
V 教育	92
VI 婚姻和人口问题	110
VII 宗教和教会	129
VIII 什么是我们所能够做的	148
附录 名词对照表	165

I 生长的原理

9

对于一切能接受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们，战争已使他们原有的信仰和希望起了某些变化。至于各个事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要看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是普遍发生的。在我看来，通过战争，我们所能学到的，主要是对于人的行动的动机有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这些动机是什么，根据我们合理的希望，它们将会变成什么。这种观点，如果是正确的话，在这个危急的时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来看，似乎比较传统的自由主义，更能站立得稳。下面各个讲题中，虽然只有一个讲题讨论到战争，但是全部都是由上面所说的关于人的行动的动机的观点启发出来的，而这个观点又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我所以要作这些讲述，就是希望在欧洲能建立一些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厌恶战争。要实现这个希望，虽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非有巨大而根本的改造不可，但我深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视战争为必要的信念和热情，他对于一般人的活动，自然不免形成隔离，而且有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感觉。当全世界遭难，使怜悯心达到最高度的

10 时候,这种怜悯心就能使人跟自行毁灭的冲动脱离,虽然这种冲动盛行于欧洲。怀着救人类于自趋灭亡,那种毫无结果的愿望的人势必使他与潮流相对立,因而遭受敌视,被人认为没有感觉,并一时无法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样的人要不被人敌视,虽不可能,但自己尽力抱着想象中的谅解和由此而产生的同情的心理,不跟他人相互为敌,那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谅解和同情,那么必定不能医治使世界受苦的病根。

对于战争有两种看法,我以为没有一种是恰当的。在我国有一种通常的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是由于德国人的凶恶;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认为,战争起因于外交上的纠纷和各国政府的野心。我想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怎样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德国人和各国政府的成员都完全是普通人,被那种驱使着别人的一样的感情所驱使。他们同其他世人比较起来,除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外,并没有两样。非德国人和非外交界的人们,也轻易地接受战争,对于不正确和不充足的理由也表示同意。如果深恶战争的思想早就传播于其他国家或其他阶级的人民中间,那么上面所述的情况就不会如此了。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相信真实的事情,这就表明人们的冲动——不一定表明每一事件中个人的冲动(因为信仰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可以表明社会上一般的冲动。有许多事情,并没有足以使人相信的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大家都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在下意识里,我们的本性渴望着某种行动,而这些行动就产生于这些信仰,使本来不合理的事情看成为合理。没有根据的信仰,就是冲动对于理性所表示的敬意。这里的人和德国人正由

于这些相反而实相类似的信仰，大家都认为有从事战争的义务。

11
对于一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其第一个自然发生的思想是：倘使人能更多地为理性所控制，那多么好。对于那些看到战争定会使参战者受害无穷的人来说，战争好像纯粹是一种狂病，一种集体的疯狂，犯了这种病，把和平时所知道的事情，全给忘了。如果能把冲动加以更多的节制，如果思想能够少受些热情的控制，那么人的头脑就可以抵御战争热狂的侵袭，而有纠纷，也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处理。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如此，还嫌不够。凡愿望作正确思考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这种愿望化为热情，才能用这种热情来控制战争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能控制热情，也只有一个相反的冲动或愿望才能遏制另一个冲动。正如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要建设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性是太消极，太缺乏生命力了。要防止战争，不能单靠理性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才能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和热情。需要加以改变的正是冲动的生活，不仅是思想清醒的生活。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愿望所起的作用常是可以充分地认识的。当人们觉得自己有不很满意的地方，而又不能立即获得满意的时候，想象就会在他们意识中产生一种思想，即想起一些他们认为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事情。一切愿望都包含着从感觉需要到需要获得满足之间的一段时间。由愿望所鼓舞起的行动，就行动的本身来说，可能是痛苦的，达到愿望所需的时间或许是很长的，而且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

甚至是涉及我们身后之事的。意志,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主要在于顺着愿望,追求较远的目标,即使涉及的行动要引起痛苦,并且要受到不合适的但较近的愿望与冲动的诱惑。这一切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政治哲学,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根据愿望作为人类行为的源泉。

但愿望只能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是比较自觉、明显和文明的部分而已。

在我们的本性中,比较偏于本能的部分,都受制于追求某些活动的冲动,而不是受制于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试看儿童的奔跑和叫嚷,并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是由于一种要跑要叫的直接冲动。又像狗对着月亮吠叫,也不是因为它们想到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因为感觉到一种要吠叫的冲动罢了。所以促使人做出吃、喝、恋爱、争吵和说大话等等的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凡是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人们,一定会说,人之所以要说大话就是要想人家器重他。但是我们大都能想起:有时候我们明知说了大话会被别人看不起,但还是要说大话。所以出于本能的行为通常会达到适合于人性的结果,而并不是由于要达到这种结果,才去做的。那些行为都是从直接的冲动出发,而冲动往往是强有力的,即使在不能产生正常的、合意的结果时,也是如此。成年人喜欢想象自己比较儿童和狗更有理性,因此不自觉地把冲动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隐瞒着。这种不自觉的隐瞒,往往是产生于某种一般性的计划。当一种冲动不能在发生的时候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获得满足这种冲动时的预期后

果。如果这些后果中间,有一部分为理所当然要产生的,而且是显然令人不愉快的,那么预见与冲动之间就要发生一种矛盾。假如冲动软弱,预见就可能胜利,这就是所谓按照理性行事。假如冲动坚强,那么或是预见被歪曲,把不愉快的后果忘掉,或是有些英雄式的人物,就会不顾一切地接受这些后果。当麦克白明知他注定要战败时,他毫不退缩,并且喊道:

13

痛击,麦克道夫,
谁先叫“停止,够了”,谁就该死!

但是具有这种强烈和大胆的冲动是不多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冲动如果强,由于下意识的选择作用,他们常常会说服自己:放纵冲动,就会得到好的后果。一切哲学,一切伦理评价的体系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都体现一种屈从于冲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冲动的放纵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根据。唯一真实的思想,产生于好奇的、理智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人有求知和求理解的愿望。但大多数冒充的思想,实际上是由非理智的冲动所引起,只是一种说服自己的手段,以为放纵了这种冲动,就不会使我们失望或受到害处。¹

当一个冲动受到抑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剧烈的痛苦。我们可能放纵冲动来避免这种痛苦,那时候我们的行动是有目标的。但是痛苦的存在是由于冲动,而现在只是把这个冲动引到一个行动上去,并不是把它引到避免因抑制冲动而生的痛苦上去。这样说来,冲动本